

律

貴說

世何貴乎曰山水山水何貴乎曰以其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是以貴之名臯神跡靈窟嘉泉載於咏歌徵於圖記見者神怡聞者色飛蓋有遐方絕域之倫手摹心想庶幾一遇而邈澗深阻終身勿得一覩者矣然其爲物也立于塵垢之表必不悅人之慕已而姑遷其勝以就之也峩峩洋洋曠代爲常登賞何榮幽寂何傷古之貴人聞有渺八荒而遐驚者矣未聞有致山水者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亦自其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樂之耳能此者所謂不召

之臣也

戒說

殺人者死法也昆吾之劍斷首數萬而有司不懲其兇伊其相譎風人之所譏也羅衣輕裾纏密於柔肌曼體而守禮者不病衣及裾烹鮮飫肥禪律之所禁也庖之器遍閱甘肥濃郁之饌而持律之士未嘗執器而訾之曰斯所謂饗饗者彼何以嚴於囚梏乎此何以寬於寥廓乎之數者誠何以異於人人乎噫吾安得化口以爲器化身以爲衣裾化手以爲劍羅至味於前極靡曼之奉生殺自如莫敢誰何也哉口必不可以爲器身必不可以爲衣裾手必不

可以爲劍其斯以爲戒之始化口爲器赤子之食乳也化身爲衣裾赤子之在襁褓也化手爲劍赤子之擲瓦礫也其斯以爲戒之中饑食渴飲何取乎器而化諸琴瑟鐘鼓何取乎衣裾而化諸四罪兩觀何取乎劍而化諸其斯以爲戒之終

金說

五行之中金獨好殺水火亦時有之未若金之專壹也然報亦甚烈焉出于山卽入于火矣出于火或擊之或拆之矣未幾則又入于火人亦蚤鑑于金無逢其報哉

或云古稱厥貢惟金三品金之利于世久矣而子槩以好殺尤之可乎曰噫此予所以深尤之也民之初生殺機未起彼乃先爲可利以誘致之使天下之人廉耻相冒禮義消滅然後發礪露亦以大肆其毒非恬澹寡慾之士鮮有獲免者金始之而金終之嗚呼其亦不仁矣哉龐翁知之

委以漢水飄然遠逝古來不嗜殺人者惟龐翁之金而已
然金亦藉是以免報至今湘流之下安全沉寘永無鉗錘
離析之患云

樂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中也而近於樂中非樂也近之也非
中近樂也樂近之也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是也青黃
蒼素之不立者空也而近於素空非素也近之也非空近
素也素近之也萬物依空而立萬色又依素而立也

遠近說

至近者至遠者也眉目之間分寸耳明者不察也至遠者
至近者也悠悠蒼天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然而引
領可望也孰謂日星雲漢遠于耳目口鼻哉

補陀僧理聖募錫小引

嚴子旣度大庾憇于五羊間日將入白雲山道逢浮屠理
聖與語竒之稍益近之卽曰吾補陀山僧也以往曹溪故
至此擬募造錫具百十觔携至海上蒸名香而上之烟光
如霧亦如電卽大士聲響可卽而衆方務爲豐殖不我與
柰何嚴子曰易也其在于今則尤易夫自補陀之名之在
典乘也而人真以爲大士之所都居也庶幾一至其處以
爲幸盖儼然須彌堦率矣今語人曰某所有賢者能執世
所有而登之于妙高之頂補處之宮鮮勿樂者故曰易且

夫廣南多產珠璣犀象南金玳瑁竒好之屬錫雖良其餘
產也上客貴遊素封巨賈擁諸竒好者恣靡曼之樂侈巨
麗之觀而稍以其餘薦于名山脩法供譬如飛一葉于鄧
林鳥見其能舍也然吾聞法門弘獎是惟無舍舍則必報
報則必越所舍萬等繇是財益溢貨益豐珠璣犀象南金
玳瑁愈益克物委積厥利亡筭予觀今天下尤尙利故曰
其在于今則尤易師笑曰淳于纓絕矣抑謂匪是罔勸耶
嚴子不應出羊城望白雲山竟去

苓山放生社引

乙酉秋冬之間殺氣駢塞苓山者吾邑之荒墟也且不免
山之人疾感相告曰傷哉造物者其將以吾徒爲犧爲醢
爲膾爲鮮耶何其厲也嚴子曰子以爲人之愛其生也有
異于物之愛其生乎凡今之人顧日取古所稱並育不害
者而犧之而醢之而膾之而鮮之亦嘗反而自省曰吾實
不仁矣乎則將曰我貴而物賤彼固可犧可醢可膾可鮮
乎夫人貴于物于是乎取天下之物而犧之而醢之而膾
之而鮮之卽不曰此人之過朕則天尤貴于人于是乎假

手焉而取天下之人而犧之而醢之而膾之而鮮之獨可
曰此天之過乎嗚呼至于今日而爲犧爲醢爲膾爲鮮之
苦斯人其亦知之矣顧猶勿省其將倖免于天之所犧所
醢所膾所鮮也庸可得乎苓山之人聞斯言也油油狀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山之高僧戒公又從而勸相之使各出
金錢一月一會以救物之危困殘傷而莫必其命者今而
後苓山之人其永永勿爲犧勿爲醢勿爲膾爲鮮矣達此
意于邑于國于天下天下之人其永永勿爲犧勿爲醢勿
爲膾爲鮮矣

募脩報恩橋小引

嘗讀我世祖居易府君墓表云里有橋曰報恩公捐貲率
衆葺之夫府君明德遠矣迺行事不少概見斯非焯焯在
人耳目到于今利賴弗墜者歟今圯壞已甚行者匍匐而
過之竊于心戚戚然遂協謀于昆季子姓輸金經始而因
以告夫里之好義者咸襄贊之俾受成事焉

苓山重修佛閣小引

苓山之頂古廟屹立日昭靈殿殿左側向有精舍三楹不
戒于火予嘗眺攬故基顧語山之僧省愚曰曷新之乎新
之則無沿舊觀必于遺址建一佛閣于時梵誦其中而于
閣後別構一小廊洞開東窓俯臨巖壁枚枚巉巉盡見數
十里內疇陌汀沚烟水雲樹微茫蒼莽之槩斯亦茲山之
曠致也曠斯靜靜斯樂世之夏畦于埃壒之區而不知返
者其忽焉而登此也不有悄然以悲灑然以悟飄飄然遺
世獨立而寶網重欄如將可卽者乎胡爲至今勿經始也

省愚曰善請書之以風來者予于是乎書

西園寺募建關帝祠小疏

浮屠雲岌將祠關帝于邑之瑤溪西園之精舍以告逸山子逸山子曰夫帝之廟貌之徧于中國也非禮也彼其純忠大義天日臨之青史書之華夏蠻貊莫不震疊之泮泮赫赫矣朕稽古咸秩之典必在其桑梓之鄉及生平功烈所暨被如江陵荆漢素嘗躍馬提戈所稱威震華夏之遺墟然後與祀法相準若夫下里荒壤僭陳邊豆仙廬梵室濫列容儀其尊之也乃其所以褻之也歟如是則雲岌斯役予雖秉古義毅朕正告之其誰曰不可抑又聞之禮也

者順於情而起者也群中國之人而祀之歷百世而不變也無他安之也其安之者何也情之至也群中國之人而祀之而安之而邑之瑤溪西園之精舍獨闕有間也其必有戚狀不安者其不安者何也亦情之至也于是乎順于情而起之可以教忠可以興義我又安知其襄之也非卽其所以尊之也歟于是乎書

超果寺募建養老堂疏

伴我禪師本世胄能文章有聲譽一旦去而之佛輒能盡佛之道嗣其法爲獅爲猊爲龍爲象天下之言佛者必歸之吳幹山者吾郡之西南山也有殘碑古翰云其寺曰超果其先德曰麻谷麻谷唐之神僧然千餘年往矣巍巍之宮夷爲風草矣禪師曰古哉懷哉吾將畀新之建一堂其上飲食供事諸浮屠師年六十以上者因著爲說以告來賢其旨遠其規畫盡善嚴子曰大矣哉此上下庠遺典也蓋先師嘗有志焉故曰老者安之四代而後其闕有間也

豈禪師少時問道鄒魯鬱而勿試乃舉記所稱讌禮饗禮
變而通諸雲鐘香磬間乎抑此有三懿使人興孝人興第
一也自是爲崔浩傳奕之說者不必昌言曰佛之道使人
不興孝不興第二也豈惟如此而已必將反而思之之人
也固遺世者今若此吾等其益興孝益興第三也予于是
拜手稽首曰公稱先聖先師之大禮以詔不佞不佞敢不
拜已又遙拜致詞當世諸仁人君子曰惟諸公會通儒釋
曷出金錢襄贊聿觀厥成乎如是則頃所舉三懿悉歸諸
公繇諸公而使典禮不墜此亦諸公之名實也禪師豈有
賴焉若夫嚳蹟未遷流風如在懷賢述古之士又必愾焉
瞻顧遲回而不忍去矣

苓山渡船募油疏

苓山之視菱溪猶左藏也器用藉之食貨藉之通工事易有無藉之環山而家者所繇僕僕矣夷考其道蓋陸遷而水徑越陌度阡去十里而遙涉水則當陸五之一一棹而已有僧本然者介而慈喟然曰輿梁則吾不能使察遷徑之勢爲二舟以待其克有濟予偉之命工飭焉舟成而工請曰技美材良所以利用也然腥脂不具則不能傳合疏罅予于是述其志以告山之好義者與豐財者俾受成事焉蓋予不欲有其善且使環山而家者咸喻開士之誠以

庶幾永啟厥後云屬歲大稜有以時紂規者予謂不爾其
亦有荒政之遺思也夫荒事有恤有備斯民也薦藜而羞
藿懼其力不足以勝遠道故節之節之者恤之也且農事
間則禾不登不登無備曷亦使如市者速反而畢功乎若
然者非惠也政也如之何其弗舉

問道社告先聖文

惟某等幸稟五行之秀氣獲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同受心思耳目之靈共任天下國家之事而習染物蔽不
克自強厥德以敬承上帝篤生初意爰大困于厥躬某等
雖不敏夙習古遺訓詎曰罔知愧耻乃上希儒哲聿懷墜
緒于今有永圖是用告始事于天地神聖其將晝資夕省
錄一日二日一善二善以至于悠久光大若陟山雖萬仞
必自於麓若流泉苟勿止雖涓涓必曲折而注海庶幾對
越諸聖人罔有所慄畔自今日馨聞之後其或不震不興

無能改于其舊于人曰凶德于神曰不祥明明赫赫其惟
某等是糾其惟某等是殛謹告

祭閔中介文

嗚呼吾公遽止于此耶猶憶月溪言別晏笑風生曾日月
之幾何遂飄颻而上征是耶非耶雲黯波驚遽庭大夢潛
朕涕零惟公家世簪笏盈庭玉階聽履赫赫厥聲惟公竒
氣電發雷行英姿博炤墨妙筆精翩翩倚待蚤賦鹿茸旋
空騁駭闔苑馳名鳴珂珮玉澹月疎星爽鳩明允績奏彤
庭迨夫五龍泥而地裂六鰲繫而天傾雲蒸僊嶺日射考
亭閩山疊翠閩水空明慨焉尙友魯齋伯清秦京秉鐸豫
章提衡曠世同揆先賢後英洎山庭之廻駕羨初服之履

貞符冠冕服陶朕一樽探玄摘奧葉笈瑤經棲神三島濯
魄七庚飛僊縹緲畫閣嶙峋邈邈乎凌霄之逸氣飄飄乎
太上之忘名蓋其孤韻自怡幽怀有托而非區區秦漢之
長生嗟予迂拙散誕無成夙附中表蚤締姻盟嘆雲泥之
邈隔懼仰愧乎高閎何叢蘭之飄忽委英風于露零痛五
內之崩迫嗟奚能以爲情惟公冢嗣實予館甥家學洪湛
鉅發青萍爰及叔氏苞采和鳴世澤迢益如卉斯萌公其
庶幾逍遙觀化含笑九京予又何爲悽咽而填膺惟是悲
滄桑之速疾傷世事之榛荆能弗臨風興感淚泗霑纓嗟
嗟山暮兮雲紫川暝兮煙凝渺渺兮儀觀杳杳兮音聲聊
傾觴而布悃荐明信于英霸嗚呼哀哉尙饗

與人篇

或問與人有道乎嚴子曰有拯之也勿使知惠之也弗使
感曰孰能之曰家先生草菴曰可得聞乎曰先生隱于妙
喜霞幕之間折枝燔枯飄然自適其爲人也深廣如叔度
禪悅似子韶爲文風馳雨驟倏忽萬狀類蘇子瞻非卓越
竒偉潔淨精微之士不獲一見始予之從于先生遊也予
友岑子因予以見先生先生不許一旦岑子冒不測之罪
度已無可奈何先生使予援之予辭以不逮先生怫然曰
夫人之交子也豈惟是飲食晏樂是崇是議亦謂其不保

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子與我衆之所視也交子而勿獲其蔭人將奚藉焉古道之不復也非一日矣向者有望于子今弗及夫予忸怩不敢對先生授予以方退而經營其事三晝夜而事定先生戒以勿泄曰凡吾所以云者豈私一岑子哉子之于我也無間我不克輔子以道其過也均我誠不欲使子有過亦不欲使我有過于子豈私一岑子哉他日岑子過謝予以先生之戒以勿泄也不語之故已而有言先生者予覘岑子曰何如岑子曰美哉猶有憾吾疑其落落然無親人之色也予哂之退而思曰斯所謂古之學者歟古之學爲己不爲人不言而信不期而同豈有意于聲音笑貌者哉故曰拯之也勿使知惠之也勿使感蓋言己也故不務脩己而日從事于聲音笑貌之間以求所謂與入之道我見其身之所過口之所觸耳目手足之所携所依皆深林幽谷刀劍鴆毒也岌岌乎殆哉

原姓

嚴本春秋末晉公族羊氏之別其得姓在周之中葉是一宗也又楚莊王支孫以謚爲姓姓莊氏後避漢明帝諱改莊爲嚴其更姓在東漢之初是又一宗也自子陵隱居桐江高風清節百世瞻仰至以其氏名州後遂附托爲重于天下之言嚴者多喜言姓所自更而不知自周衰迄于西漢固自別嚴氏也吾宗之先其果出于桐江而爲祝融氏之苗裔者歟抑亦唐叔之後受姓于姬周者歟是未敢知也所知者我竹堂府君遷自嘉定而已卽嘉定之系所

知者府君之祖曰字履端考曰諱得明而已然生卒暨妣氏蓋闕如也况敢援附千餘年以前所不能知者臆爲吾祖所自出乎竊聞古之遷于他國者謂之別子後卽以爲宗然則譜吾宗者其必自竹堂府君始矣謹述世系尊竹堂府君爲吳興歸安石谿嚴氏第一世始祖康熙己酉重午日十二代孫書開百拜謹書

義裔鄭翁延嗣問答

義門鄭氏有賢裔曰邇仙先生齒高而德懋里黨推爲長者然無子先生殊不爲意或問先生豈有親兄弟之子可以爲後者歟先生曰吾宗自國初蒙褒錄嗣卽凋萎吾渺渺一身不啻如魯靈光矣然則先生得無衰颯不任香粉環釧歟先生曰吾殊精悍不減廉將軍對趙使躍馬顧盼時也然則先生之裔於似續也命爲之歟先生曰否術者謂吾命宜男視古西伯猶曹公子之較短長也然則先生行年六十有三矣胡爲璋裳之賦至今杳如歟先生笑曰

公亦聞渭濱八十而鷹揚乎蓋所遇遲暮固然今吾有化育之才然彼妹者子弗與吾遇譬之孤絃能協律呂哉公誠以先義門爲念何不爲我購竒麗好女子十餘人如高唐洛神所賦咏者教之歌舞管絃飾以翠羽明珠衣之以冰紈之綺更爲我擇芳洲勝苑構數十畝之宮樓榭亭沼及玩巧珍御畢具又于宅畔闢田十餘頃以足我金縉甘脆之需使我與前所云十餘人者恣意騁放於其中暇則賦芳詞一闕以自怡暢公等亦時載酒脩訪我于香飛花繞之間如是者十年當必有百斯之慶自此繼繼繩繩其麗不億然後探蘂笈鍛珠丹挈嬌艷陟玄關逍遙三島飄緲九環道協樞極壽躋崗巒爰棲懷於淨妙聊稅駕乎寶華之網欄卽公等玄功密行優永無疆矣或曰善雖然此盛事也其胡可揣美敬約同志百人歲捐一金十年可致千金則屬有心計如陶朱白圭者脩其業而息之又十年可巨萬然後爲先生次第圖之務稱先生本指乃已先生樂乎先生曰快哉然則先生亦節性閑情慎思省欲需之二十年其可也先生曰然于是乎書

爲長枝延甫公助婚告語

吾宗自亞中府君以名御史起家循理公其冢嗣也由循
理公而下大抵皆單傳蓋至於今已歷六代其爲之後者
惟延甫公一人而已然又鰥居三百年遙遙之胄不啻千
鈞一髮危矣哉敬告宗黨資其嘉禮庶幾綿綿之福薪以
弗墜豈惟冢枝祀事是賴卽亞中公如在之嚮式憑有慶
矣

履康施生加冠贈言九則

美哉施子冠矣有室矣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無疆之懿始
基之矣亦思令顯祖侍御公光融之盛烈積累之厚澤乎
周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念之哉念之哉

昔者侍御公之捐館舍也令先尊甫十七歲耳于時內侮
外闕如矛衝戈擊風雨四集令祖妣潘孺人甘荼如薺以
保有而家此固予所身親見之者若夫許令人姚令人所
鞠育吾子亦靡所弗周摯其慎母有所遺忘

予獲交于令先尊八九年英敏奕奕叢蘭早萎終天之恨

與繼述之孝兼集于吾子一身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予聞之內子曰令尊堂最賢淑十載冰霜歷試危苦恩勤撫字以至于有今日心力竭矣血淚枯矣天下無不慈之母亦無不苦之母而孤子之母爲尤苦則亦爲尤慈縱使異時奉之以五花之誥隆之以列鼎之儀亦何足酬恩于萬一也繼自今可無日三省于斯

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動作不敢忘父母此守身之至德亦宜家之要道也慎之慎之

母子本屬一氣孝敬非難姑媳非關天合協順不易藉非爲男子者精心諧劑委宛誘勸鮮有不至于拂戾者若夫諧劑之方誘勸之法則前所云一言一動不忘父母盡之矣尙其深體而篤行之

世風漸下士習日渝事無大小須斷以大義決之尊親萬勿隨俗靡靡馴致永終貽悔

家務殷繁令尊堂賢能明習內外孚協已久自今凡事仍聽尊堂裁制吾子悉心稟承人惟求舊事戒更張卽或理宜通變亦必咨請奉行慎勿稍少有所專擅

詩序云白華美孝子之潔白也夫不僅曰美孝子而必曰

美孝子之潔白此卽守身爲本之義也蓋此身惟潔惟白而後可以言守否則污矣辱矣烏乎守潔白維何曰讀書曰明理曰勤苦曰節慎曰寡嗜欲曰安淡薄曰擇交遠佞曰尊師傅畏長上

泥童子贊

乃如之人兮烏知厥初奚所于生也當其未生遍地皆是也範之團之曲成不遺也巧笑兮勿倩也美目兮勿盼也素以爲絢兮盛服以華其躬也不違如愚空空如也成毀由人亦罔或克壽也禮不忘其本骨月復歸于土也

卷之三